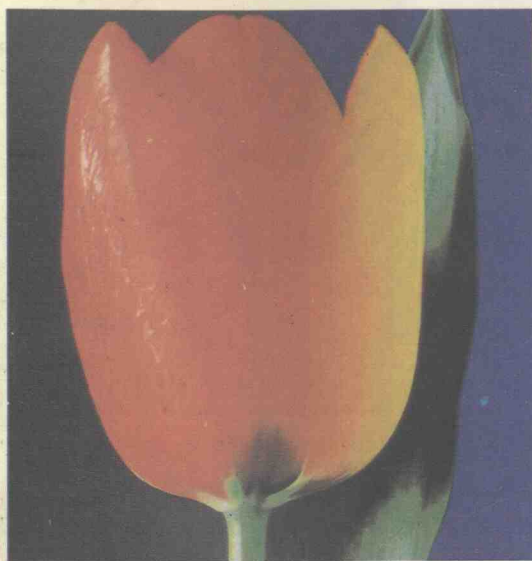


广东散文选

(1983—1994)



主 编 岑 桑
副主编 杨羽仪
范若丁

广东 散文选

(1983——1994)

GUANGDONG
SANWEN
XUAN

广东省作家协会
散文创作委员会编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吴曼华

特约编辑：张 念

封面设计：杨羽仪

广东散文选

主编：岑桑 副主编：杨羽仪 范若丁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印刷：广州国福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4493120、4392480、3505235、3391365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125 印张 2 插页 450, 000 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7—5360—2192—5

I·1886 定价（平）25. 00 元

（精）30. 00 元

目 录

代序	杨羽仪 (1)
汀茫君	吴有恒 (1)
故人小记	吴有恒 (8)
老人场	岑 桑 (15)
“三宝”之忆	岑 桑 (19)
冰琥珀	杨羽仪 (24)
太阳·神和人	杨羽仪 (30)
灼见	苏 晨 (38)
转瞬即逝的美	苏 晨 (42)
皂角树	范若丁 (45)
悠悠雪原	范若丁 (50)
迟暮	柳 嘉 (56)
雨声赋	柳 嘉 (59)
青史留芳究是谁	秦 牧 (62)
低徊寻思话老年	秦 牧 (66)
荒原上的“狼群”	黄秋耘 (71)
邵荃麟最后的日子	黄秋耘 (79)
古城的回声	符启文 (83)
家住西关长寿西	符启文 (87)

俄罗斯诗篇（三章）	筱 敏	(91)
小城也风流	马 儿	(101)
海棠赋	马 阳	(103)
姑妈从港岛归来	小 翎	(106)
温馨的心愿	万振环	(111)
九峰山，沿溪水	韦 丘	(115)
神秘信物	韦 伶	(120)
伶仃洋上的夜明珠	王 曼	(124)
小城灯火	仇智杰	(128)
鄂尔多斯日记	左 夫	(132)
朝圣	艾 云	(140)
似曾相识谢冰莹	艾 彤	(144)
新年钟声（外一章）	卢锡铭	(149)
别了，柳叶飞刀	司马玉常	(152)
南海魂	吕 雷	(157)
画眉鸟	刘 宁	(163)
风车物语	刘学强	(167)
梅花，一个古老的故事	刘斯奋	(174)
和平公园凭吊	关振东	(179)
雪色羽毛	张 为	(184)
六岁的美丽	张 波	(188)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 梅	(192)
窥	张乐人	(195)
绿叶赋	张汉青	(198)
望橘	张永枚	(210)
这里有一片椰林	张振金	(212)
大瑶山之光	张健人	(216)
驼背鲸的歌声	张黎明	(220)

时间的囚徒	何 龙 (224)
外婆	何卓琼 (227)
丑角情感	何继青 (232)
我无法伸过手去同你相握	杨 克 (239)
珠江水记	杨干华 (242)
人药	杨文丰 (247)
书缘	杨光治 (251)
唐人街	杨创基 (256)
怀念我的三位老师	杨应彬 (261)
割爱	杨清龙 (269)
我学粤语	杨雪萍 (271)
香港街头的“小马尼拉”	杜 埃 (276)
落叶	杜渐坤 (280)
故乡三刘	李士非 (282)
岑寂与风雪的俄罗斯	李公明 (291)
冰心与海	李兰妮 (296)
塞纳河，流淌着艺术	李亚平 (30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李汝伦 (305)
圆梦	李存修 (318)
重逢	李春晓 (321)
黄尘	沈仁康 (330)
吃鱼	陈庆祥 (332)
弟弟的吉他	陈志红 (335)
边城纪事	陈伯坚 (340)
西西里女郎	陈国凯 (343)
小街风情	陈残云 (347)
书情	陈绍伟 (351)
陪读	陈俊年 (356)

四乡八里试新茶	陈焕展 (360)
流水带走了我的小雪	陈惠如 (365)
“读”脸	陈锡忠 (369)
梅州观树	余松岩 (371)
你当欢乐	吴迪安 (376)
牡丹与樱花	吴重庆 (379)
我童心中的俄罗斯	陆 环 (381)
美啊！九嶷山	周文韶 (387)
舞场上的“潇洒”	周彦文 (390)
巨匠雕虫	林 壖 (392)
论散文精神	林贤治 (395)
人在旅途	赵 青 (401)
一套安徒生童话里的故事	赵 洁 (408)
渴望有人敲门	赵 婧 (412)
逃离	费 勇 (414)
红舞鞋（外一章）	胡 蓉 (421)
龙舟鼓	胡荣锦 (424)
乡情杂忆二题	洪三泰 (428)
访天柱不遇	姚中才 (434)
那个男孩的那个梦	班 马 (438)
手表的往事	唐 瑜 (442)
一个人的句号	郭小东 (445)
无题	莫少云 (450)
后大门志	高凯明 (453)
一天	陶 己 (457)
梅花村散记	陶 萍 (461)
被剪开的鸳鸯被	陶静波 (465)
鹤林奇观	梵 扬 (468)

雪	商 河 (472)
北京初秋的诗意	野 曼 (475)
挚爱之谜	梁凤莲 (480)
露天茶座	黄文婷 (484)
文学,我生命中的阳光	黄天源 (487)
路翎辞世之后	黄伟经 (492)
鸽殇	黄廷杰 (497)
烟雨潮州	黄国钦 (500)
雀市归来	黄泳瑜 (505)
怀念外公	黄倩娜 (508)
山妹子	黄莺谷 (513)
反叛	黄爱东西 (516)
碧水弯弯九曲溪	紫 风 (519)
东上	曾 炜 (524)
最后的珍重	曾 淳 (530)
啖荔记趣	湛伟恩 (533)
卵石与人	游焜炳 (537)
生日快乐	楚 明 (539)
半天	雷 铎 (546)
那一只明眸	熊光炯 (552)
流浪的远方	廖雨兵 (555)
五公祠的魅力	蔡常维 (562)
席慕蓉印象记	樱 子 (565)
苏州雪霁	戴胜德 (568)

岭南散文创作三题

(代 序)

杨羽仪

秦牧和岭南散文部落

六十年代初期，秦牧的散文以其平易近人、知识广博、哲理深邃的独特风格，在中国散文界影响甚大，以至于有北杨（杨朔）南秦（秦牧）的美誉。这早已是有定评的。如果不是他的散文和他的人品得人心，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期间出现那些动人的场面：有一位搞自然科学的人，他酷爱秦牧的《艺海拾贝》，目睹秦牧受不公正的批判，十分难过，想着将来很难再找到秦牧的书了，他悄悄从别处窃来一本，用蝇头小楷抄下这本十多万字的书，然后用当时最“红”的书皮装裱着封面，成为一本自制的戏称“红皮白心”的精装本，珍藏着……

秦牧的散文影响着中国一代人，这是无可置疑的。

和秦牧同时代的岭南散文家，有陈残云、吴有恒（两位小说家兼写散文）、杜埃、林遐、杨石、岑桑、华嘉、紫风……他们的散文成就及影响，使中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岭南散文部落。它与京津和福建群体三足鼎立。

尽管，目前有个别年轻人认为，秦牧散文已经不能产生 60 年代的轰动效应了，认为秦牧散文没有新的突破，或不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自然，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都不可能获得所有读者的钟爱，他只获得较多读者所钟爱，不喜欢某家作品，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平心而论，新时期秦牧散文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没有十分明显的变化，这或许是事实。但在题材和思想深度上，我以为有着重大的突破。也许是他身受其害之故，他在散文（包括杂文在内）中剖析“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心态和罪恶，可以说是一面照妖镜；他在散文透视人类共同的劣根性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了；他在散文中揭示人类的高贵品格的时候，没有盲目的为某种生活唱颂歌，而是把真善美与假丑恶常常“扭打”在一起，从中透视着他新的审美角度。总之，他是以难得的真情坦荡于人间。如果说，60 年代的中国散文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或多或少带有那个时代的虚饰；那么，新时期秦牧散文的突出贡献是难得说了真话。他的散文最可贵处是没有媚态，不以权势压人，不居高临下，永远把善良的人们作为朋友，对奸邪嫉恶如仇，对弱者深深的爱和同情，显示了他的大家风范。我读秦牧散文，总觉得一股善良的真情久久回荡在人间。

岭南散文新部落及其特色

80 年代，中国散文崛起两个部落，一个是秦岭陕西，一个是金陵上海。尤其是陕西，因有了个贾平凹，以它古都帝王之气和贫穷愚昧的黄土地的深层糅合，产生了“平凹散文”，直逼金陵和燕京，使得岭南散文部落相形见绌。

诚然，80 年代的岭南散文部落，除健在的 60 年代散文家继续写作以外，新加盟或新崛起于岭南散文部落的，如黄秋耘、苏晨、司马玉常、柳嘉、范若丁、杨羽仪、筱敏、陈俊年、符启文等，形

成了岭南散文部落的新阵容，还有十多个青年散文家正在崛起。

不管这些散文家来自何方（英雄莫问出处），当他们生活在珠江这块土地上，就很容易受到珠江文化的熏陶，形成新的特色。珠江文化没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那样古老而深沉。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思想模式和文化模式，是黄河长江文化的模式，黄河长江，塑造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角色。它既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策源地，又是封建性和民族劣根性盘根错节之处。珠江文化的渊源无疑是黄河长江文化，但它自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序幕后，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西方意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腐朽意识同时渗入这片土地里。中西方的意识糅合，形成珠江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心态，独特的意识，因此，一百多年来，珠江的觉醒是较早的，它较早地摒弃几千年盘根错节的封建老树和民族劣根性，它较早地接受西方别的民族的优秀传统，这样，它的经济率先发达起来也是必然的。在这样的土地上滋生出来的岭南散文，它的独特处是人的觉醒；人性得到重视；人的自由竞争和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知识的价值被肯定；特别是知识分子从被启蒙（接受再教育）上升到启蒙地位；封建权力愈是淡泊，生产力愈是发展的觉醒；以及奴性的逐步消解……这些正是岭南散文内涵和它的价值所在。

由于珠江文化与黄河长江文化的差异，北方作家对于珠江文化未必能及时理解，导致对岭南散文评价的轻视，我以为是不公正的。正如，我初次接触香港人，看见有些人打两三份工，就以为他们在“挨世界”，殊不知他们笑我无知，打几份工是为了试探自己的敏感区在哪里呢！

我认为，岭南散文不必去为了得到认同，而抛弃自己的特色，也去加入“黄土高坡”古老而深沉，高亢辽远的独唱。如果在珠江水乡的小船上，不唱轻快明丽清甜的“咸水歌”，而去扎一条白头巾，引亢高歌“高土高坡”……除了不伦不类外，还涉嫌是个

怪物呢！

我倒是认为，岭南散文的特色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有的散文仅停留在对某种生活的颂歌，这自然是表面的，浅层的。倘若能透过对生活的描述，透视在生活中各种人的心态微妙变化，人的各种精神的觉醒，以及人在各种生活冲击下产生的新的精神力量，以及揭示人在生活大潮中所表现的高尚品格和某些顽固不化的劣根性，岭南散文将进入一个高层次的境界。

岭南散文的追求

60年代初，中国的散文走着一条“轻骑兵”的道路，过分强调了为政治服务，使散文变成了某种生活的宣传品，某种生活的敷衍素描。随之而来，出现“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理论，竟然作为一种公式沿袭了20年。因此，那20年的散文，除少数能摆脱这种模式而获得生命力外，大部分作品是“短命种”。

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散文的新生代在呼唤和实践写自我意识，渲泄自我的情绪。散文是主观意识非常强烈的一种文体，呼唤散文的自我意识，无疑是对“轻骑兵”，对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反叛。它在拨乱反正中起着冲击极左产物的积极作用。这时候，出现了不少“散文味”很浓、自我渲泄得淋漓尽致的优秀作品。难怪有些作家说，“我不敢再多写散文，因为每写出一篇，就好像把自己出卖了一次。”散文从把作者“包装”得严严实实，一点儿也不透露小“我”的痕迹，到大胆揭露自我，渲泻自我的情绪，使读者摸得着作者的心灵，从而引起强烈的共鸣，无疑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但是，我以为散文中的“我”，不应纯粹是小“我”，而应把散文置于大“我”之中，置于时代之中，置于历史浪潮和它的沉淀中。只是，散文中的大“我”常常是透过小“我”的心迹透出

来，便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见地。有小“我”而没有透视大“我”，作品虽有个性，但缺乏时代精魂、缺乏历史的厚重感。有大“我”而没有小“我”，则作品缺乏灵气，缺乏个性，缺乏亲切感，倘在这些关系上处理不当，就会像有些作家沉溺在个人情绪的渲泄中，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的存在，在怨天，怨地，怨人，尤其是一些女作家，大有变成当代“怨妇”之势。本来是极小的事，但是在情绪上过分渲染，显得颇为小气，却被一些评论家吹之为“大家风度”，拜倒在石榴裙下。什么是大家风度？为了人类和国家的利益，遭受种种难以忍受的迫害或非难，而能十分坦然，这才是大家风度。有些男作家也故作温柔婉约，芝麻般的小事心灵也在“滴血”，倘不是无病呻吟，至少也是小家子气。这样的作品，乍看，似乎颇为感人；再细细品味，则觉味道越来越淡。因为作品只关心“我”一个人，而对周围的万千人们和整个社会的命运，作者却视而不见。它怎能引起“第三者”强烈的共鸣呢！

岭南散文在这方面的弊端不多，但又有另一些弊病。有些作家一方面怕接触小“我”，在作品中看不见“我”的真情流露，看不见“我”的独到见解。另一方面又只停留于对人生、社会作表象的描述，没有把笔触伸向灵魂中更深层的东西，即从人与命运角逐中透视出人最有价值或最无能的某些侧面（即人在群体活动中表现出辉煌处和它的弱点）；没有把笔触伸向社会变革中去，从奴隶向主人地位逆转，人的精神力量的焕发，以及残留下来的奴性及各种劣根性仍然顽固不化地阻碍着人生的道路和社会的进程。散文作家应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努力提高散文的悟性，把自己的人生和整个社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自己的感情和人类的进步融化在一起，创作出无愧于人民并争取留于后世的散文作品。

（此文为在中国首届散文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汀 茫 君

吴有恒

朋友之间，交深则难忘。亦有交浅而难忘者，如我与汀茫君就是，一想起他，就记起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使我疑心自己有什么对他不住，像欺负过他似的。其实我同他相识很迟，极少来往，既没有同过学，也没有共过事，只不过是“文革”后期，才编在同一个所谓老人学习组里，共同过过所谓学习生活而已。

我是在机关的全体革命群众大会上初见汀茫君的。其时，“文革”已势临结束，原被砸掉的机关换了个名称恢复活动，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人员已回了来，分配了工作。我亦从监狱转移往干校，从干校随众回城，家居待罪，等候受处理、受处分了。同机关似我这样情况的，还有几个人，通称之为老大难人。老者，年纪老，资格老；大者，名气大，问题大；难者，难下结论，难以处理、定处分也。由此之原故，把我们这几个人，编为一个小组，名曰老人学习组，以羁绊之。既不同于革命群众，又有别于牛鬼蛇神，但亦得以参加革命群众大会。大会听取一个自认误跟随文艺黑线，中毒甚深，后有悔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深入基层生活，决心以革命样板戏为样板，写一个以反映缙丝女工生活为内容的电影剧本的人的思想汇报，这汇报就名为活学活

用毛著汇报，作汇报的人就是那个改造了自己的人。那人就是我所说的汀茫君。他年约六十，面白，仪容端正，神态庄严而有点拘束，不大自然。经过主持会议者的介绍，我才知他原是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任过大学教授，是早在三十年代就有点名气的了。他讲得认真，未发言前面部先有了表情，作感动状，甚至泫然欲泪。然后发言。先检讨他过去为何当了“走资派”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再讲他这次如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苦功去写缙丝女工活学活用毛著，斗垮了以丝厂厂长为首的“走资派”的故事。说到着紧处，他竟放声大哭，说不下去了。又唱了歌：“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像是着了魔，像发神经病了。主持会议的人只好让他离场，去休息。看他被扶出场，我心恻然，心想这人完了，他讲了话，却浮浮夸夸，不知自己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茫茫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是得了精神病了。我心中忽自叹息：“汀茫啊！汀茫啊！”我自己也茫茫然胡思乱想起来。古时傅青主与顾亭林为友。顾精于古文字学。一日，二人同宿，天明了，傅曰：“汀茫矣。”顾不明所谓。傅曰：“君治古文字学。古音：天读汀，明读茫，我是以古音告诉你，谓天明也。”相与大笑。我说：“汀茫啊！汀茫啊！”正是笑这发言人发了言，却自己茫茫然，不知道是何意，犹精于古文字学者之不知汀茫是何意也。我这个人，习于诙谐，喜欢给人安个浑名或雅号，我这么一想，竟然在心里有不敬之意，要给这个茫茫然的人安个雅号，叫他作汀茫君。以后就一直私下在心里这样称他，没有改。他原来的姓名，这样反而被我隐去了。

过了不久，汀茫君竟然意外地被安插到我所在的老人学习组来。按理，他已改造好，出去工作了，还回我们这倒霉的老人学习组来做什么？这一定有古怪。有人告诉我，配给汀茫写缙丝女工的任务取消了，领导上认为他不宜于写作这题材。他的妻是浙

江人，原是缫丝女工，嫁汀茫后当导演夫人、教授夫人，一向养尊处优，作家庭主妇。“文革”初期受不起造反派的冲击，自杀身亡。汀茫选取写缫丝女作题材，虽然写的是广东缫丝女，但汀茫的本意，就未免有借此以为其妻鸣冤叫屈之嫌。从此，汀茫的写作任务就被取消，而他本人，也就不宜于继续留在创作组，只好编了到老人学习组来了。老人学习组的任务只有学习，无工作。

这是内部秘密，汀茫君似并未得知，未曾察觉。他茫茫然来至老人学习组所在地，准时而来，准时而去，读毛著、读语录、读报刊社论、读梁效、罗思鼎文章，很少发言，显得是个沉默之人，不像那天在大会发言时那般激动。他大概是自己感觉到那天有点失态了吧，因而在小组里发言反而拘谨，字字句句都斟酌过才讲。他这些做作使我注意到他有他的职业习惯，他是当导演，教演戏的，他经常在演戏。在活学活用毛著的讲用会上，他演的是个慷慨激昂的造反派角色，他那样演了。现在，在这老人小组里，他要演的是服从改造的老实到透的老人角色，他又只好这样演了。

然而，我和他终归成了朋友。在去学习组或者从学习组回家，我们有时会同走一段路。一天，他突然问我：“吴老，有人说我写缫丝女必然是写不好，因为我的老婆就是缫丝女。你说，有这个道理吗？”我说：“没这个道理。不过，你熟悉的是浙江缫丝女，这就难写得好了。”他思索一下，点头称是。不敢同我多谈他老婆的事，怕人家说他有冤气。从他的口气神情看，他很爱他老婆。念念不忘。他不用说活，也能把这种内在的爱意表现出来。他现在是一个人住在原来是他夫妇二人同住的一套单元房子里，由早到晚，又由晚至早，都觉得空虚，觉得寂寞。他无儿无女。他常叹息：“寂寞啊！寂寞啊……”我问他：“何不续娶？”他说：“那妥当吗？我心里会总是仍然爱着原来的那人。我很难再移情别向。”我说：“那人已死了，这不是你移情别向，而是你无可如何。试试看，找一个能理解你而你又理解她的，作个伴，过好以后的日子。”

他有点兴奋，谢我的指点。

又过了几个月了，一天，他忽然直接到我家。他从来未到过我家，这次费了好大劲才找上门来。我问他有何事，他说没有，言谈之间，却使我觉得他其实是心中有事。我一再问他，他才说了，说时竟然红了脸，像年青人那样害臊。他说：“吴老，实告诉你，我恋爱了。因为你是我兄长辈，思想水平高，故特来向你请教。”原来，这期间，他遇到一位女子，是某省文工团的演员。这演员的丈夫也是演员。“文革”初期，这男演员就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罪名被捕了，判了无期徒刑。组织上勒令其妻与之离婚，其妻也就办了手续，与夫离婚了。这女演员带着个男孩子，独自生活。最近，她因事来到广州，偶然与汀茫君相会。汀茫曾在戏剧学院当过她的老师，久别重逢，竟然各皆人事已非了。做学生的非常可怜老师的遭遇，做老师的也可怜学生的遭遇，由怜生爱，二人就自然而然地相爱起来了，我听汀茫讲了这情况，不胜之喜，便向汀茫祝贺，祝他早结良缘，百年好合。汀茫有点儿胆怯，嗫嚅地问：“这妥当吗？我与她原属师生。再说，她前夫还在牢里。”我说：“正因如此，你才更该娶她。你们曾是师生，更好互相理解。她没有丈夫了，你需要她，她也需要你。为了她，你更应该娶她。”汀茫听了我这番鼓动的话，他眉开目朗，也果断地说：“对，对，为了她。我更该娶她！我就去办手续，去登记！”说了，满面红光，兴奋之极。

噢！很难想象爱情有多么大的魔力。汀茫君初向我说他恋爱的时候，他还是胆怯的，当他说：“对，为了她，我更该娶她”时，他便大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种气概了。这比他在学毛著讲用会表演出来的那种气概雄壮百倍。在讲用会，他给我的印象是软弱无力，有如垂死挣扎。而现在，他却凌厉厉，活活跃跃，要去创造属于他和另一个人的个人幸福。他劲头十足，义无反顾了。人们可以想象，像他那样的身份，要